

# 忠诚 的守望



## 北纬52度

奇乾的风很清，奇乾的云很美，因为这里连着祖国！奇乾的日子很平凡，奇乾的生活很充实，因为这里连着祖国！一代代士兵来了，一代代士兵走了，他们用青春在这里写下了忠诚！

胥得意 张晓庆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CHUBAN CHUANMEI JITU  
BEIYUE WENYI CHUBANSHE



# 北纬30度

胥得意 张晓庆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纬 52 度 / 胥得意, 张晓庆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378-4331-7

I. ①北… II. ①张… ②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408 号

书名: 北纬 52 度

著者: 胥得意 张晓庆

特约编辑: 张秉正

责任编辑: 王朝军

助理编辑: 牛晓红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137 千字 印张: 12.75

版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331-7

定价: 29.80 元

# 目 录<sup>⊕</sup>



|                          |     |
|--------------------------|-----|
| 第一章 与梦想的距离               | 005 |
| 1. 布约小兵从一座山走入了另一座山       | 005 |
| 2. 银峰的心在几个月内经历着两重天       | 010 |
| 3. 卜晨光走出家门时悄悄在心中立了一个誓言   | 017 |
| 4. 何洋洋当特种兵的梦想终于实现        | 024 |
| 5. 郭喜成了郭家穿军装的人           | 031 |
| 第二章 与幸福的距离               | 037 |
| 1. 贺虎林总盼着春暖花开的日子         | 037 |
| 2. 李应广把一截手指潇洒地留给这片战斗过的森林 | 043 |
| 3. 郭喜在老兵的新房里歌唱着醉倒        | 048 |
| 4. 许浩在不安中一次次走向山下         | 052 |
| 5. 王俊峰午后的阳光和夜晚的时光        | 057 |

### 第三章 与生死的距离 061

1. 秦大军看到树直直倒在眼前顿时傻了 061
2. 狄济云竟然饿得不知东西南北 065
3. 祁振欣坐在冰冷的床上听那些闻所未闻的故事 069
4. 李宾不愿意面对更多生死时刻 073
5. 二狼在白桦林中安静地长眠 077

### 第四章 与爱情的距离 083

1. 王伟懂得爱情需要珍惜 083
2. 贺虎林在获取爱情上用了高明战术 089
3. 何洋洋让战友们悄悄地羡慕着 092
4. 卜晨光村里的小芳 096
5. 王俊峰已经盖好了迎娶新娘的四间房 099

### 第五章 与家庭的距离 103

1. 何学飞与女友失联的日子是一种煎熬 103
2. 郭喜在锅炉里忙里偷闲地想象着他的女人在哪里 108
3. 何洋洋是存在电话里的爸爸 113
4. 尚国义的孩子突然发现夜里妈妈的床边多了一个男人 117
5. 贺虎林最大梦想是想有个孩子 121

### 第六章 与过往的距离 127

1. 何学飞真正地体验过“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 127
2. 罗建军忍不住回忆查钱的日子 132

3. 李应广入伍前那叫走南闯北 135
4. 郭叶东渴望着重新呼吸温润的空气 139
5. 史继承们定将会被奇乾中队的官兵深深记得 142

## 第七章 与故乡的距离 147

1. 布约小兵算不出家乡的距离 147
2. 卜晨光喜欢坐在山坡上望呀望 152
3. 朱代康喜欢面朝林海回忆春暖花开 158
4. 张继成终于理解了父亲所有的心思 161
5. 王震的梦想是把他乡变故乡 165

## 第八章 与社会的距离 171

1. 李奎海下定决心离开并不是不爱这里 171
2. 佟发达的重大发现从此让山上山下不再遥远 175
3. 卜晨光坐在北京站的出站口看人来人往一直到夜深 179
4. 老王和小柴是奇乾连接外面世界的桥 183
5. 蹇江游们觉得在奇乾可以一直这样快乐下去 187

## - 引子 -

晚上九点整，上士郭喜的右手食指准时地按到了发电机的按键上。由于十来年几乎每天在这个时刻都要重复这个动作，已经让他的心情变得麻木，没有太多的思绪，只是在例行公事。郭喜的手指轻轻地一按，只是轻轻地一按，发电机便停止了它的轰鸣，整个营区都静了下来。除了郭喜手里的手电筒在发电房里还散发着一缕孤独的犹如鬼火一样的暗淡的光以外，这个营区像是不复存在，它隐没在了无穷无尽的原始森林的黑夜之中。

在军事口令充斥着的军营之中，每天最后一道口令都是“熄灯就寝”，而在这里，“熄灯”这两个字显得多余而奢侈，奇乾的值班员每天只需要看一下手表，然后吹哨喊一声“准备就寝”，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人此时都已经钻进了被窝在等待着黑下来的一刻。熄灯不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也不会像内地的营区那样，在熄灯号的催促下各个房间次第地黑暗下去。这里所有的灯熄得无比的整齐，只是在郭喜的那一个动作之下。以至于初来乍到的兵会发现一个更加奇异的现象——这里的公共场所没有电源开关。

黑夜笼罩着并不高大的营房，营区被层层叠叠的森林包裹着，如同一只硕大的蚕茧中的小蛹，或者这片营房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可以被忽略不计，它太小，小得已经没法形容，一栋三层的宿舍楼，东面一排

车库，西面一个饭堂，除此就再也没有任何建筑了。中队冬季取暖时烧的锅炉是方圆几百里以内唯一的工业污染源。一百四十公里之外有着一个叫作莫尔道嘎的小镇，它承担着解释繁华这个概念的功能。这片营区最近的人烟就是五公里之外的奇乾乡。那是一个只有八家住户二十二口人和一个边防连队驻扎的村落，由于紧挨着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边上，才在几经撤并之后又被恢复成乡。与其说这里是个乡，还不如说成是一个原始部落更为准确，这里没有乡政府，没有一家商铺，没有学校，没有常用电，这里的二十几口人在不通邮不通电的情况下在真正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居住在这里的俄罗斯族人以打鱼为生，住的是完全用木头做成的木刻楞房子。这里虽然与世隔绝，但这里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年轻的女人，也没有嬉戏的孩子，这里更不会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桃花，这里有的只是静谧与孤寂。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乡，却是这片营区离得最近的人烟。

这片营区里住着的是武装警察部队森林部队众多基层部队当中的一个，它以这个乡命名，叫作奇乾中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方圆几百公里的原始森林。奇乾中队是大兴安岭森林支队最偏远的一个中队，从支队机关驻地海拉尔附近的牙克石开越野车到这里要用上大半天的时间。这个概念讲的是进入了夏季之后。每年进入10月份，半米深的大雪就把莫尔道嘎通往奇乾中队的进山路封得严严实实，这片警营就会迎来它漫长而寒冷的冬季。生活在这里的五十几个官兵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野外生存和自力更生，开始了他们对边境线上的中国最古老的原始森林的保护与坚守。只有到了来年5月，春天遍布整个大兴安岭之后，才会姗

姗姗来到这个被遗忘而且还未被外人发觉的原始森林深处。

奇乾注定是孤独与寒冷的代名词，它地处北纬 52 度，是中国的高寒地区，与黑龙江省漠河县的北极村只差了一个纬度，但是它与北极村又不具备真正的可比性。北极村住着上百户的人家，邮信能到，手机可通，电灯常明，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旅游的胜地，近年来又在漠河县城建了飞机场。而相隔一百多公里的奇乾，却还只能幻想外面的世界。

这个北纬 52 度的警营一旦被黑夜吞噬掉，它就像是连生命也没有了的样子，万籁俱寂。若是夏天，还能听到各种虫鸣，还能听到营区后面二百米远的阿坝河在欢快地歌唱。进入冬季，河流停止了喧嚣，山岳拢起了胸怀，白桦林挽起御寒的手，落叶松挺立在冰雪之上，除了战士出操的歌声、口号声、发电机偶尔的转动声，这里就没有了任何声音。营区里那几条狗由于对战士们太过熟悉，也由于天气太过寒冷，它们也变得悄无声息，只是默默地在走廊里进进出出。

夜深了，但是不远处修路队的打桩机还在不知疲倦地发出咣咣的撞击声，这个声响正在敲碰着原始森林的寂静。2013 年，这支筑路队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开进了这片原始林区，于是这片森林里开始蜿蜒出一条窄窄的柏油路。这条路从远方而来，但它不会再有多远的行程，再有几十公里它就到达了原始森林的最深处——中国公路的零公里。打桩机不分昼夜的转动声，让官兵心里痒痒的，在这里，他们终于见到了从山外那个世界来的人，在这里，终于有了现代化机械的声音，在这里，终于有了另外一种声音相伴。这声音带来的是希望，拉近的是与人世的距离。

天黑下来了，静下来了，很多年轻的心却是静不下来的。黑洞洞的

宿舍里，简易的铁床上，一双双睁大的眼睛正直瞪瞪地望着屋顶，不望向这里还能望向哪里呢？在冬天，窗户上会冻上五六厘米厚的冰，那几扇冰窗已经透不来一点外面的景色。其实他们知道，即使用尽眼力去望也望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很多人还是睁着眼睛看。看累了，就回忆，就想象，就思考。

开始他们会想奇乾在哪里。奇乾在哪里？在中国的版图上找呀找，他们找到了一片森林。沿着几百公里长的原始森林里的那条简易公路，他们找呀找，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放逐心灵的地方。后来，他们想明白了，奇乾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每一个人走过的青春岁月里。

但是他们在想了两年甚至更多年之后，还是没有想明白用哪一个词能够代表奇乾。是艰苦？是寂寞？是奉献？是回忆？是团结？是思念？是孤独？

都不是。他们用青春光阴面对的，用万千年年轻的思绪抚摸着的，是距离。

## 与梦想的距离

每一个离开家乡入伍的青年，他的内心都会揣着一个或大或小的梦想。那种梦想在没有实现的时候，都被他们年轻的心涂抹着理想的色彩。有的梦想很近，或许可以触摸得到，有的梦想则很远大，需要他们用青春脚步去一步步接近。但无一例外，每个人的梦想，都会与现实有着一段大大的距离。

### 1. 布约小兵从一座山走入了另一座山

从地图上找一下四川大凉山的位置，会让人觉得那个因西昌卫星城而出名的地方竟是那么遥远。如果再熟悉一点祖国大西南地理知识的人会更加知道，凉山州就在那重重叠叠的百万大山之中。一群群四季常绿的高山让这里几乎与世隔绝，但是不服输的彝族人硬是寻找到了通向外面世界的路，在一条条翻山越岭的路上，那些肩挑背扛的山里人正在把目光延伸到外面

的世界，他们在努力地为自己寻找一条生路，让自己更为广阔地撒眸在新奇的世界里。

2007年的布约小兵正是一个彝族人家刚刚可以寄托希望的娃仔。那年他十六岁，黝黑的皮肤下面包裹着的骨骼正在格蹦蹦地拔节。这个在电视里看着山外花花世界的孩子心中升腾着无数的憧憬，外面的楼到底有多高？外面的霓虹灯到底有多少种颜色？外面人讲的话为什么那么字正腔圆？外面！外面！大山之外的世界让他把目光从课本上抬了起来，他急切地想知道外面的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布约小兵和他的父亲老布约同志有过交谈，他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给哥哥起了“布约伍呷”这样一个听起来完全是彝族男人的名字，而给自己却起了这样一个彝汉混搭的名字。老布约眨着显得很有智慧但又由于在大山里生存了一辈子而显得有些空洞的眼睛望着眼前这个即将长大的小儿子，一时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当初给儿子起名时的苦心。

老布约虽然是个彝族村寨里的一村之长，但是他有着一辈子也未能实现的梦想。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无数次地盼望能有一个穿上军装走出大山的机会，但命运却只给了他当几年民兵的机遇。当他在失望中等来了小儿子的出生时，他又开始点燃了他的希望。他给这个小儿子起名叫“小兵”。这个名字里铭刻着他的希望与寄托。他像是一个老兵一样在内心里不停地呼喊这个名字，盼望着……

布约小兵知道父亲的心思，他更要完成父亲的愿望。2007年立秋刚过，布约小兵的名字出现在了应征青年的行列。当然，十六岁可能会成为他应征的一道坎，但老布约还是有能力来搞定这个事情。虽然儿子没有提前两年出生，但是一顿土酒土菜下来，乡里武装部就让他布约小兵立刻成长了两岁，这个在政治上合格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年龄也达标的青年。

没有办法，谁让这个喜欢军队的彝族村寨这么多年没有穿上军装的后生呢，谁又让这些朴素的彝族人那么真诚地热爱一支曾经在他们的家



④ 从公路上一拐弯，远远地就能看见中队孤零零的营房

乡走过的队伍呢，谁又让布约小兵从小就对外面的世界那样向往呢。

直到后来入伍多年，布约小兵还能回忆起他接到入伍通知书时整个村寨的兴奋。他瘦小的身躯被那身略显肥大的军装包裹着，他看起来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军人的高大与威猛，那身陌生的军装散发出淡淡的樟脑球的味道，衣襟上的褶皱像一道道没有愈合好的伤疤，尤其是那条腰带，一系一收之间，似乎整整多出了半条之长。那天，布约小兵已经不知道应该兴奋一下，他使劲地往回收已经飞出去的思绪，但他还是收不回来，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自己，像是从山上砍回来的一捆柴在院子中间杵着，思想和肉体分离开了。思维正漫过一座座山在空中飘着，而人却跟不上想象的脚步。这个长到十六岁还没有走出大山一步的孩子已经感到了他正在向成功的方向跑去。

布约小兵多年以来一直不避讳自己当初的无知。当初的他不知道什么是解放军，什么是武警，当然更不会知道武警这棵

大树上还会有森林武警、水电武警、交通武警、黄金武警和内卫部队等若干个枝杈。他只知道自己穿上了军装就会和电视中看到的那些军人一样，不是走上演习场，就是奔赴救灾的一线。总之，穿上军装就实现了梦想，穿上军装他就会带着家乡人的期望，携着他们的目光走出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代表他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精彩。

走路、坐三轮车、倒汽车、乘火车，布约小兵用了各种交通方式，在接兵干部的带领下和一群山里出来的青年终于到了他早些年便听说过的内蒙古。草原很广阔，望也望不到边。在冬季，真的是天苍苍，野茫茫。没有风吹动，干巴巴的空气里凝着说不出的冷。显然这不是一个看草原的最佳季节，但他的心里还是有些满足。他有生以来终于看到了这么平坦的土地，他再也不用像是在家时一样抬头看山，低下头来还是看山。他的眼睛里拥有过了草原的影像。这是一个可以在家信中写进去的内容。但是草原上成群的像白云一样的羊群在哪里呢？他的内心又有一点点失落。

新兵的训练紧张又艰苦。外面的世界已经容不得布约小兵再去思考，他最要紧的事情是把眼下的日子熬过去。他现在已经不是家乡那个十六岁的孩子，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应征入伍的新兵。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身边的青年既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对手。可是他要面对的困难要比想象得多。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在讲着接近电视里播音员那样的话，即使是在凉山一起入伍的同乡，也在讲着地道的四川话，而他说出来的彝语竟然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惊异地发现自己真的是来到了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不属于他又必须让他去属于的世界。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得让他自己感到只有他一个人存在。于是他不再说话，只能去悄悄地观察战友们在班长的指令下在完成怎样的事情。战友们在听政治教育课，听得神情严肃，他听得更严肃，因为他一句也听不懂。有时别人能听笑，他也笑一笑，他笑的是自己为什么笑。他的新兵生活基本上就是眨着黑溜溜的大眼睛在想为什么。

好在班长对布约小兵不错，他感觉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周围的战友们对他也给予着最大的帮助，让他在新奇和陌生中试着融合。由于语言不通，文字又不相同，他只好让一切重新开始。不过，他在军事训练上的努力很快就展现了出来。常年在家乡跋山涉水，他具备了很好的身体条件。这倒让他在新兵期间的训练上没有太过吃力。

只是那种寒冷，让他不敢说出来，也不会形容出来。每天一睁眼，就要陷入一种对寒冷的恐惧当中。这种彻骨的寒冷是他在家乡时未曾体会过的，又是现在体会过却又说不出的。布约小兵盼望着新兵快快下连，他想，下连之后就进入了工作状态，那样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至少可以像别人讲的那样，可以到城里去转一转。长这么大，除了在入伍的路上透过车窗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城市的影子，他还真的就没有体味一下走在城市里的感觉，也不知道城市的味道是什么样。从电视里他看到城市里会堵汽车，城市里的房子摞在房子上面，城市里有的女人冬天也会穿很短的裙子。他认为这些都是不真实的。

2008年的3月到了，布约小兵的家乡正是油菜花黄艳艳绽放的季节，新兵终于下连了。他被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叫作莫尔道嘎。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呼和浩特的新兵教导队被拉到了呼伦贝尔的牙克石。那天夜里十一点，他和一同下队的战友又从牙克石坐上了奔赴莫尔道嘎的火车。

火车一开动就钻进了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布约小兵努力地往外看，什么也看不到，火车玻璃上冻上了一层霜做的帘子。一天一夜坐车的劳累让他再没有了下连的兴奋，他蜷缩在座位上一点点睡着了。第二天，天亮了，火车还像蠕动一样在爬行。

透过战友们用手划开的冰窗帘，布约小兵看到了外面的景象。窗外是白茫茫大雪覆盖的原始森林，说不清名字的树木立

在雪中默默地望着驶过的火车。

树真高，雪真白，林真大。布约小兵觉得心透亮。可是看了五分钟之后，外面的林子还是和刚刚看过的一样，又看了十分钟，火车好像动都没动，展示的还是刚才的风景。又过了两个小时，火车还是在同样的雪和林中穿行。天啊！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九点多一点，火车到达了莫尔道嘎。又坐了一夜的火车，布约小兵彻底没了想象的力气。他只盼望赶快到达营区，他不想再坐在火车上，他想念家乡的木床和新兵连的铁床。

在莫尔道嘎大队刚吃过饭，集合的哨响了。布约小兵和十几个战友又坐上了一辆运兵车，带兵的干部说，多穿点，车上冷，我们去奇乾。

路上是半米厚的雪壳子，汽车在上面爬行加滑行着，七个小时之后，布约小兵终于被那辆车拉到了一座营区。正在车上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鞭炮的声音。这一路走来没有看到一座房子，没有见到一个人，怎么会有鞭炮声？布约小兵从停稳的车里刚落到地上，他看见了一群老兵正满脸兴奋地向他们跑来。

布约小兵这个从西南大凉山跑出来看新鲜世界的新兵又走进了一片比他的家乡要大无数倍的大山之中。家乡的山连着梦想的山，中间没有一点过度，也没有其他内容，布约小兵的生命注定绕不开山与林。从一座山走进另一座山，梦想却不在原点。

奇乾又有一批新兵来了。

## 2. 银峰的心在几个月内经历着两重天

银峰在呼和浩特长大，这是偌大的内蒙古最大的城市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银峰也算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由于在内蒙古长大，这个身材魁梧眼睛细长的小伙子总能让人感觉是蒙古族人。但他不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笑就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

2012年12月，银峰参军入伍了。在别人眼里看起来这是一件非常

光荣的事，但给他最大的感受是喜悦，光荣的感觉当时还没有。爷爷有些不愿意让他到部队上去接受锻炼，一是爷爷对部队上的苦有所了解，他吃过的盐比银峰多很多；二是银峰是他最小的孙子。在中国，有句老话讲老儿子大孙子，老人的命根子。说的就是最小的儿子都是末秋之作，作为父母都更为珍惜，上面有哥姐护着，老儿子要少吃很多苦，而大孙子是第一个隔代人，注定要视为掌上明珠。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自从计划生育政策把亲叔叔、亲大爷、亲姑姑等等称谓搞得逐渐消失之后，每一个孩子都成了全家人心中需要维护的中心。何况银峰这样在城市里长大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孩子，爷爷自然舍不得把他撒得更远。

可是银峰想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他的这种闯不是去闯命运、闯世界，他是去闯见识、闯阅历，他只想出去闯两年。富足的家庭已经给他积累了不需要他更多努力的财富，政府的政策也让他少了许多后顾之忧。但是年少的他懂得唯苦过方知甜，唯累过方知闲。他要让自己去苦一苦，累一累。

没有人刻意来阻挡这个年轻人的脚步，没有人能拴住他澎湃的心。银峰成功地穿上了军装，他高高兴兴到武装部报到了。武装部人员告诉他，他即将入伍的部队是内蒙古森林武警。噢，武警么，很好呀。噢，和森林打交道，应该很美么。只是内蒙古这个词太熟悉了，就想往远了闯一闯，怎么偏偏连个自治区都没出呀。银峰心里有点懊恼。但是他没有权利选择部队，也没有权利表达他的不悦。

登车了。接兵的干部一挥手，几十个年轻人稀里哗啦地钻进了车里。银峰心里的不爽随着车的开动又变没了。内蒙古也很大么，从东到西上千公里呢，出去闯两年回家也可以么。

车在赛罕区开出，一路向东。就在银峰还没来得及把背包